

洪甘为袁世凯鹰犬，请北兵屯驻武昌。铁闻之愤甚，仰天叹曰，袁贼罪恶滔天，赣宁倡义，吾辈尚恨其晚，何长江以北竟无起而响应者乎？是真无人气矣。于是秣马厉兵，募图大举。黎元洪逆料铁必与南军通款，电袁政府授铁陆军少将以笼络之。旋迫令铁解散军队。铁遂毅然以孤军宣布独立，暴袁世凯之罪告天下，黎遣伪队长徐镇坤攻陷张截港多宝湾。铁累挫之，并设伏袭夺其机关枪队。一面进攻荆州，思以荆州为根据地，西联川湘，东瞰武汉，分北兵南下之势力，而壮南方讨袁军之声威。兵抵龙背桥，距荆州城仅数里矣。血战数日，弹药告罄，其团长沈翼世死于阵。铁睹势不能支，乃遣散残军，微服东走，由鄂而皖，而赣，而宁，而沪。时张勋攻陷金陵，南军之残局已散。铁于是东渡日本，谒孙总理于东京，自愿宣誓入中华革命党，诸同志莫不服铁之沈毅有为。铁尝谓第三次革命须从北方入手，以南方民气堕窳已极，不能为用。闻者多非笑之。铁坚持其说，专意物色北方豪杰之士。民国三年春，中华革命党设军事训练学校于东京，专教授同志之有志军事学者，名浩然庐。铁任通译员。数月后辞职。将北游旅顺大连，纵览关东形胜，其兄英函促归国，筹划湖北进行事宜。铁寄其眷属于长崎，只身返上海，终未肯因他人之言，易其北游之志也。不意住沪数日，因他种关系炸弹案发现，竟被逮焉。袁政府之陆军部以重金啖某国领事，要求引渡，伪湖北将军段芝贵并专员到沪，与某国领事秘密交涉，同志号呼营救，虑无以敌袁政府金钱之能力。鄂人彭养光者，铁之老友也，啮指作血书向孙总理告急。总理即电告某国国会内民党领袖，提议保全烈士，却袁政府引渡之要求。詎某国外交部电达上海，而铁已先一日引渡矣。袁政府深嫉刘铁，于引渡之日，即枪毙于上海西炮台，时民国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也。铁就义时，年二十有六，夫人袁氏，女一，名弥瑛，三岁，子一，方一岁，名舞侯。

徐宗汉女士事略

徐宗汉女士原名佩萱，广东香山县人，上海招商轮船总局买办徐雨之之侄女也。幼随父在沪读书家塾，有兄弟姊妹多人，年十八，适惠州海丰县人李庆春之次子某。庆春孰谙英语，充两广总督署洋务委员，与武弁杨植生

相善，同称政界红员，有大厦在省河南跃龙里，长子娶宗汉长姊佩兰为室，次子则娶宗汉，盖兄弟二人分娶徐家二姊妹，即世所谓亲上加亲者也。宗汉之夫晋一少与兴中会员陈少白同习英文。故亦颇具新思想。得子女各一，子名应强，女名若鸿。结缡数年即以病去世。宗汉教养遗孤，辛勤备至，亲友咸称誉之。

辛丑壬寅间（民国前十年至十一年）广州市有女医师张竹君者，毕业于美国教会所设夏葛女医学堂后，即出而悬壶济世。医所内附设福音堂，每值星期六晚及星期日，恒聚众宣扬耶教福音，或议论时政，鼓吹新学。一时两粤志士如胡衍鸿、程子仪、朱通孺、马君武、俞伯杨、周自齐、庄炳汉、王亦鹤、卢少岐、桂廷銓、梁新武、张嵩云诸人多奔走其门，隐然执新学界之牛耳。宗汉与竹君为手帕交，尝由竹君介绍洗礼入教，信仰弥笃，其子女咸称竹君为谊父（竹君持不嫁主义，故喜人称之为谊父），由是竹君每有兴创，宗汉辄悉力助之。竹君先后向富家募资创办提福医院于西关荔枝湾，及南福医院于河南漱珠桥侧，继设育贤女学校为全粤女学之先声，宗汉常鬻珍饰以助，无吝色。而昔年所蓄妆奁为之一空。故竹君在粤数年所经营之社会事业，皆与李二少奶有最密切之关系，此在当年粤中志士无不知之者。

丁未戊申间（民国前四五年）宗汉次姊佩瑶设教于南洋槟榔屿华侨某学校，函邀宗汉往助，宗汉因是有南洋之游。时槟榔屿初设同盟分会，革命志士日往宣讲光复大义者颇不乏人，宗汉闻而善之，亟投身为会员。时助吴世荣、黄金庆、陈新政等扩张党务，深资得力。戊申（民国前四年）秋归粤，访冯自由于香港《中国日报》，即介绍其亲友数人入党。时距云南河口革命军失败未远，香港同盟会渐取开放主义，遂委任宗汉在粤与高剑父、潘达微等组织分机关，以发展党务。宗汉因与剑父达微及何辑民、胡少翰、朱述唐等创设守真阁裱画店，以传达各方消息。女医士梁焕真、陈瑞云、罗道膺、杜药汉等数人入会。即宗汉所介绍者也。己酉（民国前三年）秋冬间，同盟会将有事于广州，派宗汉及陈淑子李自平三女士密携炸药子弹入粤，所携行囊二具满贮危险品，皆置船舱后女客室旁，陈李二女士均提心吊胆，坐卧不宁，独宗汉态度安闲，怡然入睡，事后人咸称其镇定不置。

庚戌（民国前二年），正月初旬广州新军反正之役，宗汉于一月前偕其侄李应生等奉南方支部命，设机关于羊城高第街宜安里，拟于举兵时分头纵火，以乱清吏耳目，及初二日倪映典率新军发难，宜安里机关于纵火后旋即扑灭。宗汉于事后探悉机关内所藏内缝青天白日旗之被褥为警吏移至警署，乃托其女友庄汉翘赴警署领回原物，警吏谓须物主亲到方可发还。

宗汉至是始知事机破露，乃偕汉翹逃往香港。是亦可知其处事镇定之一斑。又是役党人与绿林同志李福林接洽者，除朱执信、胡毅生、李海云等外。宗汉亦为传达消息之一人，故河南大塘乡时有宗汉之足迹。

辛亥三月黄花岗一役之前，宗汉率其亲属为党军秘密输运枪械弹药，由香港至广州。异常尽力。并在香港摆花街设置机关制造炸弹，及发难期近，则移至省河南溪峡，担任分发弹械于选锋同志，其门外贴大红对联，伪饰喜事，故人不之疑。是月二十九日晚，黄克强率众焚攻督署后。脱险至河南，寻至溪峡机关，宗汉为裹指伤。至四月初一始为克强改装，亲送至哈德安夜轮，相偕赴港。抵港后，以指伤过剧，乃入雅丽士医院割治，照例割症须有亲族签名负责，宗汉遂从权以妻室名义行之。未几伤愈出院，而夫妇虚名竟成事实，洵可谓患难奇缘也。

是岁八月初旬，克强迭接鄂沪同志居正、吕志伊等函，谓鄂事发动在即，敦促赴沪转鄂主持一切。正摒挡行事，而武汉捷音已至，遂偕宗汉兼程首途。既抵沪，以沿江各口岸清吏搜查严密，稍事犹豫。时张竹君方在沪开设医院，宗汉乃向之求助，竹君即托词组织红十字救伤队赴武汉战地服务，使克强变服溷迹其间，宗汉亦身充看护妇偕行。是役克强之得以驰赴汉阳督师拒敌者，竹君及宗汉二人之力也。民元南京政府成立，宗汉两弟同任陆军部副官，两兄亦分任各官署要职，两姊佩兰、佩瑶于黄花岗一役亦具相当劳绩，以宗汉一人身入革命党，而弟兄姊妹子侄相率随之，非血诚感人，当不致此。独其家翁庆春一人浸染官邪，无法拔脱耳。

民二秋，赣宁讨袁军败挫后，次年克强渡美洲，宗汉偕行。先后得二子，号一美一球。及民五克强逝世，宗汉抚养遗孤，至于成人。民十七国民政府定都南京，遂接办南京贫民教养院，从事贫儿教育工作，对于革命先烈遗裔，尤热心爱护，成绩斐然。继复创设农场于苏皖二省，试种各种农产品，日以振兴垦殖为务。抗战后移居重庆，以年高多病，于民国三十三年三月八日逝世，享年六十有八。